

康有为全集

第八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第八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八集编校说明

本集收录康有为 1904 年至 1908 年间撰写的各类论著，凡六十六件。其中有专著《物质救国论》，有涉历欧美期间写下的大量游记，有与梁启超等人的书信，以及辛亥革命发生后的有关时论，颇有助于了解这段时期内康氏各方面状况。

姜义华 张荣华

2006 年 7 月

目录

英国游记 [1904 年]	1
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 [1904 年]	27
苏格兰噫巴颠大学参观记 [1904 年]	55
英国女子小学参观记 [1904 年]	56
苏格兰京噫颠堡大学参观记 [1904 年]	57
英国恶士弗、监布烈住两校参观记 [1904 年]	58
物质救国论 [1904 年]	61
序	63
彼得学船工	64
论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	66
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	68
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	71
论欧人之强在物质而中国最乏	71
论英先倡物质而最强	73
论今日强国在军兵、炮械，其本则在物质	74
论今治海军当急，而海军终赖于物质	75
治军在理财，理财在富民而百事皆本于物质学	79
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	80
二十年来德国物质盛，故最强	81
美国文明在物质，非教化可至	83
论中国古教以农立国，教化可美而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	85
国之强弱视蒸汽力、人马力之涨缩为比例	87
实行兴物质学之法在派游学延名匠	89
欲大开物质学于己国内地之法有八	94
附录	98
恶士弗大学图记 [1904 年]	102
欧美学校图记 英恶士弗大学校图记 [1904 年]	117
致某某书 [1905 年 2、3 月间]	135

致美国人民书 [1905年4月7日]	136
致某君书 [1905年4月12日]	137
致朴容万书 [1905年7月12日]	138
致谭张孝书 [1905年12月26日]	139
法兰西游记 [1905年]	143
瑞典沿革考 [1905年]	206
致谭张孝书 [1906年1月17日]	217
致谭张孝书 [1906年5月10日]	218
致陈仪侃谭张孝书 [1906年5、6月间]	219
致谭张孝书 [1906年6月3日]	220
致谭张孝书 [1906年6月6日]	221
商会改良章程 [1906年6月6日]	222
致谭张孝书 [1906年6月10日]	227
与何擎一书 [1906年7月11日]	228
致美洲保皇会员书 [1906年8月1日]	229
致谭张孝书 [1906年8月24日]	230
致谭张孝书 [1906年9月15日]	231
致谭张孝书 [1906年10月20日]	232
通告各埠从新订定国民宪政党党旗函 [1906年11月]	233
致谭张孝书 [1906年12月20日]	234
日耳曼沿革考奥大利匈牙利沿革附 [1906年]	235
致某某书 [1906年]	261
再论梁诚赈事 [1906年]	262
补法国游记 [1907年1月]	264
满的加罗游记 [1907年1月]	270
示留东诸子 [1907年2月20日]	273
与梁启超书 [1907年2月]	274
西班牙游记 [1907年2月]	275
葡萄牙游记 [1907年2月]	306
复杨度书 [1907年3月2日]	314
与梁启超书 [1907年3月3日]	315
与梁启超书 [1907年4月8日]	316
致谭张孝书 [1907年4、5月间]	318
谒墨西哥总统对问记 [1907年6月29日]	319
与梁启超等三子书 [1907年11月4日]	321
瑞士游记 [1907年11月]	323

致谭张孝书 [1907年12月2日]	333
与梁启超书 [1907年12月9日]	334
补德国游记 [1907年]	336
补比利时游记 [1907年]	366
设葡货抵制会书 [1908年1月26日]	368
复刘观察士骥书 [1908年2月8日]	370
与梁启超书 [1908年2月9日]	375
与梁启超书 [1908年3月9日]	376
致肃亲王善耆书 [1908年3、4月间]	379
祭李端棻文 [1908年4月19日]	381
祭黄仲弢文 [1908年4月19日]	382
与梁启超、麦孟华书 [1908年5月]	383
补奥游记 [1908年5月]	384
祭徐致靖文 [1908年5、6月间]	408
《人境庐诗草》序 [1908年6月22日]	409
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1908年7月]	410
匈牙利游记 [1908年7月]	422
欧东阿连五国游记 [1908年7月]	424
与谭张孝书 [1908年8月17日]	456
希腊游记 [1908年8月]	458

英国游记

[1904年]

[抵伦敦]

六月七日，自法之巴黎往伦敦。三时乘汽车行，七时渡衣袖海，乘汽舟颇小，暗浪汹汹，游客多晕。两国对岸，海边小山相接，炮垒相属，灯火相望，而英、法两界划分千年不能混一，惟此海之故。此海相隔八十里，汽船一时可渡，有若雷、琼之间耳。而英国恃此洪波，凭对大陆，自为国土政俗，大陆诸国无奈之何。虽以拿破仑之雄志吞欧土，而以海军联合丹墨，凡二十余舰，一败于腓尔孙后，海军扫地而尽。拿破仑乃出封锁英货之法，而不能少损英之分毫。卒之，腓尔孙寻之于埃及，威灵顿扰之于西班牙，终乃擒之于滑铁卢焉。若英不立国于海上，无此海以限隔，与大陆相连，或相去不远，则未必能练此雄劲之海军。

夫以拿翁之雄才，再灭意而三人奥，西吞班、葡而北咽日耳曼，以俄之大且远，犹提百万兵蹂躏之，矧英之至小而至近者哉！借非此海，拿翁之大踣英伦三岛而奴隶之久矣。欧洲既无强英之频挫其锋，频扰其属，频牵其臂，则拿必成功于俄，而全灭欧土。当是时也，英之汽机日出，汽船亦成，拿破仑乃凭借奖借而用之。夫以亚历山大之才，年不三十，而兵及印度。况拿破仑挟全欧之势，既灭奥后，即可西取突厥、波斯，而印度本法所经营，英既不保，取携更易。欧亚既并，轮舰飞驰，不十年可以千万大兵，千艘汽舰，压于我国，则吾数千年之文明种族将为印度，而大地将归并于法，拿翁将为全球之秦始皇矣。有此数十里之海，拿翁遂不能飞渡，蕞尔岛国之英得以独立，而吾中国即赖以保全，地球赖以不吞并。则此衣袖海也，天堑显设，以限陆海，岂徒英赖之，地球各国赖之，吾国赖之。凭船阑览眺，波浪汹涌，灯火苍茫，追思腓尔孙拥旌旗破法舰之威灵，吾种族犹在岬嶮之下，既感既兴，溯下风而惊叹不置也。试问吾国僻在远东，风马不及，闭关自乐，岂知幸不灭亡者，乃赖数万里外区区之衣袖海哉！

尝论今民权立宪之制，物机汽机之学，乃至无量政治之法，多出于英，为大地万国师。而英政俗之美，国力之厚，远包印度、澳大利亚，近举美洲，属地数十，旌旗随日月出入，其气象之伟大，为地球古今所未有。谓欧人明锐勇猛，则欧之为国十数，何独英擅其胜？谓近海者能练海军而辟新地，则班、葡、荷兰先英而有美洲及南洋，即法亦肆力于美洲及印度而先得之，何以大利独归于英？谓英为条顿种族，最能自治，最得自立，则日耳曼、奥、德、瑞士、荷兰皆出于条顿种族，即法兰西之兴，亦皆法兰克之余，同为沙立曼之裔

民，其后种族亦多杂揉矣，即丹、瑞亦皆选主欧盟疆场之间，一彼一此，种族亦多杂揉，何莫非条顿之余枝？政俗略同，风习无异，何独英为最能自治、最得民权、最先创宪法、最先创物质汽机哉？此亦今论政化学之第一疑问矣。

又拿破仑封锁大陆，英货不流，虽有西班牙时时盗买，亦有限矣。英既困穷，而是时人民仅千万计，壮夫不过一二百万耳。虽任农、工、商，何能自养？以之充兵，何能立国？且连岁兴戎，用兵不戢，而乃财政优游，兵力绰绰，以抗将混一欧土之拿破仑，障百川而东之，为全欧之保障，岂不异哉？运何财力而能致是，此又论政化学之最难疑问也。

昧昧我思，窃以英之能创立民权、宪法之美，汽机、物质之学，及一切政治之美者，皆岛国绝海为之也。欧洲民智之颖出、国土之分峙，既赖地中海、波罗的海之港汉分歧，山岭错杂，险阻可恃，故竞智斗力，混并为难。罗马未北，沙立曼不东，盖全欧实未有混一之者也。及千年以来，封建百裂，殆几散为千数百国。虽其先佛兰克之立法不善致然，而地势实有以致之。侯国既多，国小力薄，无一若吾国之万里泱泱者。于是积孕而生市府之国，若意之斐尼士、佛罗炼士，德之汉堡等，纷纷出现矣。是时方当黑暗之世，人皆不学，非有闻于希腊之风而慕之，乃积演自然之势而成之也。然则民权之产，乃欧洲海港汉丫、立国纷多之所致，非英能自产之。惟英能保守延长之，而成立宪议院之法耳。

夫同列欧土，同出条顿，何以英独能保守延长其民权而产生宪法、议院，而他国不能者，何哉？则岛陆之势异故也。且同列欧土，同出条顿，同有民智，何以物质、汽机、哲理之学皆先产于英，学校亦先开于英，而他国不能者，何哉？则亦岛陆之势故也。

今且不论欧土他国，先以条顿正种之日耳曼论之。普之强其国也，非布烈大王纯以专制治其民而世济其法，故至今德人之服从性甚至，而奥、法可勿论也。盖大陆诸国角立，岁役兵车，不日不月，无时不争。讲兵事者不专制，则威令不行而成功不立，故兵争之国政制尚严。商君以刻酷治秦民，而秦遂以强并六国，盖严则易使易奉令也。且方多外争，必无暇于内讧，必当上下辑睦，势也。若使听民权之自由，则岂能率之以日事战争也？故大陆诸国，迫于生存竞争而致然也。惟英远在海外，与大陆不接壤，陆国大治，非兵舰不能以一矢加遗。英之君民从容酣嬉，苟非好事者登大陆而竞争，则几可闭关卧守。故英政压制不深，而英民生存稍易。外争既寡，内讧自兴，而又小国寡民，人数百万，则君不甚尊，民不甚贱，旁观市府民政之激刺于耳目，于是与君争自有之权利。此自然之势，非英民有何特别之质也。进步、保守之议院，岛国从容自治。故约翰、显理之宪章，为市府自保之余波也；植理士舌士之见杀逐，无外兵之入，而事内讧之发生也。咽活、显理、以利沙白之先兴学，倍根、陆克、边沁、弥儿、奈端、华忒之先出，无外兵之犯，而君民得以从容文事、治器、兴艺、变法改良也。

夫凡兴文学、工艺，必赖太平雍容，积暇穷究，而后能为之。中国文学、工艺之美，皆在汉、唐、宋之盛时，若北朝及金、元之频经丧乱，则校舍皆废，周礼不可得，雅乐不可闻，而民生苟且，不复精治器艺矣。即日耳曼三十年之争，与法国革命之乱，农、工、商皆尽废，田野荒芜，人民流离，尚何暇兴学研理、校美艺、治良器哉？且英以海外绝岛，易于避乱。故每当大陆之兵争大乱，德、法之名士、名匠、大商、富家皆走避于英，受廛

为氓，英乃大开网罗而受之。名士多，故学日以智；名匠来，故艺日以精；大商富家麋集，故财用日以丰盛。是故英之政学工艺盛者，乃大陆之频战力争有以为之，渊驱鱼而丛驱雀也。

然则英之渊、丛所以独成于欧土者，以岛国绝海而致然也。英既以岛为国，立国于海，自必以创治海军为命，而又坐受列国之人材财富，因从容内奖艺学，以张大其实力。其地势内力，有攻人而不攻于人，有制人而不制于人，较班、葡、荷、丹之时时见攻于人者异。故出其余力以收班、葡、荷之所有，因以内御欧陆诸大国，而外日扩其殖民之域。海王之大势既成，则虽以拿破仑之强霸，可独抗而生擒之。故英之政法、学俗、民权、议院皆成于自然，非有意更张、有所响慕而为之。以其出于自然，故施之民情至顺，措之事势至当，较之列国有意更张或不适宜者，自为事善也。故英之政化、学艺为大地师、为万国冠者，皆以岛国立于海外致然也。

夫马达加斯加、爪哇、吕宋、澳洲、古巴、台湾皆岛国也，地皆与英等也，而不能致政化、学艺之美如英，何也？夫是数岛者，生于热带，民皆蠢愚。既无从比较于英矣，且去大陆文明太远，民天生于岛中，地小而文明不开，无从濡染以启发其智慧。古巴、台湾开辟日浅，皆不能与英比也。若夫近印度之锡兰，传印之佛教矣，而印以太热，民性情而不能自张，况锡兰乎？近中国之日本，亦濡染于中国之政治、儒学矣，而中国一统无争，故日本无自大受其利；且渤海之隔，日本与中国相距三千里，岂若欧土文明大启，列国日争。而此衣袖海之隔也，仅八十里，英国借其近大陆也，以输入文明；借海以限隔大陆也，得以保全优养。然则是衣袖海也，天之生是，使独使其依于欧土而隔于欧土，用以诞生英之一切政化、学艺，为民权、议院一切之祖也。吾于是衣袖海也，亦挹受不尽而馨香无穷也。瞻彼沧波，望古遥集，为之惊喜无尽矣。

英当大陆封锁时，既频经兵难，又须大养海军。拿破仑欲待其内力竭毙而后击之，则英可立亡。然当拿破仑封锁大陆之时，正英大将陈兵恒河、召合群藩之日，全印度已落英手。英挟全印之珍宝产物，以运行于美洲，而输入于西班牙，以转运于大陆。故拿破仑方欲徐以待英之毙，岂知英已别辟万里之外府。其人民、土地皆与全欧相等，故其力亦适与拿破仑之将混一欧土相等。英得之顺，拿破仑得之逆，故拿破仑卒为英擒。故英之破法海军、扰西班牙而擒拿破仑也，非三岛之英能为之也，万里之新印度为之也。向使印人不自言革命自立、裂为二百国，则英人不得印度。英不得印度，则不能久经兵难，养多数之海军以抗拿破仑，不能不畏封锁而内毙。于是拿破仑先攻英而顽攻俄，于是英早亡而拿破仑可混一全欧，而余威及于我国，若元之灭南宋，不费大力矣。然印度，故法所经营，为囊中物也。英若非立岛国于海上，则必不能大治海军而与法争锋，则印度为法有而非英有。然则印之革命自立以召吞灭。英之以岛国能治海军以灭印度而抗拿破仑，以保欧洲各国，而余波分惠于吾中国，而吾数万万神明之种族赖以保全。吾百年前闭关自乐之人，孰知夫印度之亡于英而吾得以庇焉！事势回环，其理甚隐甚曲，甚奇甚大，可惊可骇。而其故皆英为岛国，有衣袖海限隔大陆以为之也。微衣袖海也，吾其为奴久矣！衣袖海乎！万国之保障乎！吾与汝隔绝数万里，孰知汝为功于我至厚且大乎！天乎！有此衣袖海也。

夜十一时入至伦敦，五年再到矣。昔无电灯而今有之，道路亦比前较洁。重入诗士大客栈，摩挲旧室，为之低徊。诗士客栈以文石为壁，画磁贴之，甚壮丽，房八百，英之最大者也。己亥四月来游英京时，道路不平，覆车伤胸，遂入小客舍。是游也，以英故海军部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为主。柏君吾识之于香港，及来加拿大，彼电加拿大总督派兵护卫。比至，柏大臣令迁至诗士大客舍，以便与英士大夫往来。其书记为择室焉，一厅二房一浴所，四人日一百诗令。时英后域多利寿，房不易得，故甚昂也。柏大臣并约至其乡大园中住，意至殷勤。盖伦敦人多地狭，寸地皆金。大臣世爵之第皆极小，虽有三四层楼，而门户广二丈许，如吾国之一间者，骤视之寒俭甚矣。此来访公爵某及大臣某，室屋皆然。西人视吾北京大官第宅至卑陋，然吾国官宅之宏广大矣，但不丽耳，岂若英京第宅之狭小哉！乃知各国京官皆不免俭陋之叹。英之世爵园囿伟大，动皆数里，以为避暑住所，皆距伦敦百数十里，此则规模宏伟，甚可惊也。

诗士大客栈后有园，临太吾士河，吾室正对埃及华表，甚触旧游也。旁为沙隈客栈，大亦相等而甚新，其丽尤过之。然吾遍入欧土各国大客栈，尚不如美纽约之窝多、芝加高之□□为最宏丽。吾所住之窝多大客栈十五层，上有园，即昔李文忠公所寓者也。闻突厥有大客栈，为房三千，号地球第一，吾未之游。要之欧美之俗，王公大臣聘问联翩，富人豪家出游相属，故于中小旅店亦竞闳丽，木石之精，铺设之美，等于王宫。吾频年远游，道长为生，几以逆旅为家，习常而忘之矣。然欧美人之中下者，皆不惜旅费，日费十数金而居上等客舍，否亦择大客舍之小房而居之，内可省费而外存体面焉。吾国宫室器用既粗陋，民贫物贱，旅费艰难。吾昔游苏州，居旅舍三日，仅费钱三百六十，其相反远若此。然今中外相通，旅舍为观瞻所属，岂可令外人轻视。吾不自收其利，人将代我收之。故吾国自京师至各互市口岸，皆可经营壮丽之旅舍，宫室、什器皆仿照欧美之制式，以安宾旅保国体。且每客每室，皆可收取数金或十数金，以博重利。吾国食饌既精，花木又多，欲致精美以跨欧轶美极易，何为而不为耶？

己亥四月来游，本为秦庭之请，柏大臣力任相助。而议院既为波国事不暇及，英驻华使臣窦纳乐为荣禄所惑，误信之，以告其相沙士勃雷，故开议院时保守党不相助。柏丽斯科为进步党魁，党人较少，输十四人，事遂不成。吾遂行。其后拳事起，英议员多有归咎窦纳乐者，乃调往日本。英议员歇住著书，尚有述吾旧论而存之，以待将来至此重见，乃叹谓英人士谓我言之可信云。是行也，以二月十二日离日本，二十九日到域多利，以四月朔自加拿大曼梯河渡大西洋，九日而渡，五月节后出利物浦，候船而复还加拿大。以求人之难，不如求己，于是专意开保皇会，至六月十三日成。居三月，九月七日以母病还港。十二月废立事起，吾犹未行，乃得联各埠及各省而电争废立，内外震动。二十四日立溥隲，二十七日遂为皇上祝三十寿，以安人心。皆伦敦之事不成，激切为之，幸而有成，则天佑中国也。追思前尘，今乃得从容游历，环球一周，中间经历万险，如寐如梦。入伦敦街市，睹灯火而喟然也。

伦敦人口六百万，纵横九十里，为大地都会之冠。以建筑既古，人口日增，无由改作，道路狭隘，有若罗马，欧土无有焉。昔者道路既污，马粪相望，其甚者乃有类燕京，亦无

电车，无电灯。其无电车者，道狭不容也；其无电灯者，则煤汽灯公司皆权贵人为之，故不欲电灯之开，而致夺利也。此次再来，则电灯煌煌矣，然电车尚不能开。孰知夫吾国之后变，而北京之电车乃先于伦敦乎！盖道狭而人多，肩摩毂击，诚有过于他国。然在吾观之，尚不若吾粤城双门底惠爱街之繁盛也。闻百年前伦敦可对街楼上互递巾物，其狭可想。然则今已拓之又拓，盖旧国更改甚难也。阗阗喧阗，楼阁黝黑，奈波里亦略类焉，盖机厂多而熏成之。天气常黯然，少有晴光，英人即喜而相告，盖以为难得。少出伦敦十余里，即天朗气清。其于卫生真非所宜哉！特无如其为都会，百业皆萃，于是不得不赴之。然故英人多晨出城而夜归乡者，然其楼阁虽黝黑，而英人不肯少粉饰之，盖熏烟实盛，无可如何。若在各属地，则行政者必令人岁月噩之矣。

锡兰总督卜公已寄介绍书来，一致大审院长噶公夫妇，一致仙挖住公爵，一致《太吾士报》记者，一致《老名士月报》记者，一卜夫人致其姊公夫人。乃连日投书往见。噶公夫人才女也，能著书，以发明女权为事，与卜夫人并擅才名，故为至好。喜待客，故在伦敦皆其招待焉。其女与婿皆出见，其一婿则为印度部大臣也。再三招宴，请看剧，遣电车来游园，远及烈住文之大圃。其情至殷勤，可感也。约往司法署大审院，石筑，遍观讯狱审堂，凡二十五所，亦大矣，规模与各国同，惟颇狭隘，盖已古也。法官皆法服法冠，高坐堂皇之上座。噶公于法堂上让坐，视讯火船相碰事。盖此为海港讯堂也。起执别出，不数月而噶公父子竟逝。噶夫人居忧避地谢客，仅以书唁之，甚愧，无以酬其厚意也。公夫人旋往苏格兰避暑矣。

英驻华二等书记官来见，介见于其外部次官灵利，总中国事者也。往外部署见之，石筑，甚闳伟，署门二重，署皆重楼，以视丹、瑞诸小国相去远矣。

《太吾士报》记者甚勤勤，于吾旧事甚悉，于吾国政府大臣皆明了，视之极轻。吁！何以致此？吾乃荐罗生入其报学习，且以中国情事与通焉。

仙挖住公爵邸在寒丁邓，去伦敦八十五英里，汽车一时半可到。书来约为三日游。寒丁邓即其旧国也。途中荠麦青青，草树甚茂。二十日三时往，六时半至，仙公以马车迎于车场，接待极优。仙公年六十余，魁伟能谈，终身不娶，惟好客，有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风。其先世在诺曼，从威廉第一入英，封建此土，盖千年侯国矣。邸第壮丽，亦垂千年，累有增修。邸上皆作堞垒形，高下方圆，各式皆备，大如一城，皆石筑。其中楼阁四达幽雅，别有内院，厅堂宏壮，花木幽深。卧室亦复宏大华严，悬挂各像、陈设各物皆华重古异，与寻常人家气象迥异。欧土古者封建侯国之规模，于是略窥一斑焉。此为克林威尔旧宅，有刻文在邸上，归于仙公二百年矣。仙公传爵已九代，昔有地万余英亩，削封建后日绌，去年卖千余亩，今尚有千余英亩在此。阿尔兰亦有数百英亩，每英亩价值五百镑，今其产业尚将百万镑焉。园林大数里，老树蓊郁参天，绿草成茵弥望，间以疏花，中有山池，亦有仿日本式者。花径、花室分各种为之，姹紫嫣红千万种。小雨晚晴，仙公陪游，晚宴有意公使夫人在座，亦来访之者。宴毕入书斋，深长五六丈，外室圆壁，环壁皆书。吾及问英世爵掌故，摊卷相告，通凡四百余爵。始自威廉第一从龙之将，降及近世立功者，爵地姓名、传世功业莫不毕备。公爵二十余人，侯爵四十余人，昔译出，今失之

矣。厅悬拿破仑像，仙公之从母即拿破仑子妇也。而仙公不喜之，斥拿不仁，谓拿一生用兵，残害人命无数，非为国事，但为一身，是不仁也。此论拿，真一言中的，仙公心术盖有吾圣贤之学焉，所谓翩翩浊世佳公子耶？宿仙挖住公爵邸，感英封建民权之故，夜不寐，得诗二章：

千年旧藩邸，百顷好林泉。床帐金绳丽，风烟玉树圆。
迎宾门置驿，好客酒为船。楼阁华灯艳，凭阑夜不眠。

此是克林宅，遗踪二百年。当时起雷霆，从古发民权。
游钓犹如溯，亭池自惘然。试来摩大树，郁郁莽苍天。

仙公爵因留小住，特派议员某女公子兄弟殷勤相陪。是日同璧女到，故还伦敦，惜未留观，尽其所藏，关于英封建世爵之俗甚多也。

尝考封建世爵之义，中国盛行于三代时，计日耳曼之世爵法兰克，当西三、四纪时创之。其时一以封功臣，一以因旧酋长。至今垂千六百年，乃始削去封建而存虚爵，犹汉时之关内侯也。吾国封建亦累二千年，孔子恶之，讥世卿，贬诸侯，而归于定一于一。秦皇、汉武遂能实行之，于是二千年之封建亦尽为虚爵，号称王侯，皆无治地以君其民矣。盖建侯世爵必皆虐使其民，日事戎兵，以争邻国，此其最大害。上观春秋，下观欧土中世，其事效亦可睹矣。然近者欧洲一切之□，皆赖封建世爵以产之，我以秦始混一之故不能诞生，则我得中有失，而彼失中有得。是以凡事之是非深远者，不易言焉。

英国自约翰以来，大宪章之立，请愿书之求，民权之争，议院之成，今波及于大地而产生于欧洲者，一切皆非平民能为之，皆世爵为之，即克林威尔亦诸侯之一也。此犹周召共和而流厉王于彘，季氏之出昭公，孙宁之逐卫辄，三郤之弑晋厉耳。其要君设盟誓，无得专恣亦多，其请愿书与大宪章，所谓载在盟府，见于《左传》者多矣。盖世爵各有治地部民，其权力能常与其君主相抗。故君主有恶，诸世爵联合而废之，甚者弑之，众力相等，又不能以一人独篡。故复立君而誓之限之，此事势之自然，无中外而暗合者矣。君主既恨世爵之抗己，故日思废抑世爵，势不能不引平民以抗世爵而助己，于是议院分为二。故平民之渐有权者，亦世爵之反激力有以生之；若无世爵之反激，可断欧土千万年无上下议院之诞生也，而更安得有立宪民权之事出？若其我异于欧者，则欧有世爵而立宪议院成，我有封建世爵而立宪议院不成，何也？则前过衣袖海已详论之。

英国既去法不远，仅隔七十里之衣袖海，以输入大陆之文明，而又以越在海岛，与大陆不接，故兵事鲜少，民情从容，故得以余暇上与其君争政。大陆诸国强邻交迫，日困于兵，故惧外之心多，不得不并力以拒外。既当并力，则不能不听命于君主，而君主亦必行专制之政，乃易立国致强。故普与英同为条顿，而非烈布大王纯用专制，政与英异，则以所处之地势与英异故也。吾国在春秋时，既无一海岛国若英之近，而又能自立者，若皆在大陆，日事于兵，正与欧洲诸国同，故并力拒外而不暇从容争政，以欧陆诸国之不能产立宪民权，则我中国之不能产乃事势之自然。非吾有所不如也，又非条顿种之独能创义也，

地势为之也。

至秦、汉一统后，封建世爵皆削尽，虽位宰执爵王侯，实皆匹夫，其不能起与君抗，乃事势之无可如何也。若大无道之君，若秦政、隋炀、元顺帝时，平民之刘、项、窦建德、宋金刚、薛万举、朱元璋、陈友亮、张士诚等并起，则又缘无封建之故而摧枯拉朽焉。然平民称兵而剿灭群雄，即复为帝，则民权矣，而实为帝权之阶，抑不足道。然使欧洲大陆一统，则英之蕞尔三岛亦必不能自立。封建早发，其早成郡县久矣，又安能产出立宪议院之制哉？然则英之产此异义，天之生是，使独大地无一地势类之，而可有偶者也。然今君权之抑及今民主之前，则实世爵为之，与平民实无预焉。法平民之有权，乃因路易抑世爵而引平民助己之故酿成之，故平民亦为世爵反生也，非平民直接而能取权也。或曰六朝时世家之地位权势亦重矣，何以不能产民权？则六朝世家并无治地，仅同欧土今日之世爵，迫君不甚，而国土太大，议院未成，君又不须引平民以敌之，此所以不能诞生也。故世爵封建虽不善，而至善之立宪议院乃赖以生。禾非粪不长，物固有极相反而相成者，岂不异哉？

中国器用服物日不如昔，三代至古，宜朴略矣，而彝鼎尊彝杯盘之传于今者，刻画精妙，今世反远不逮焉。乃若器物之陈必冪以布，堂门之地必铺以席，观仪礼之铺设一切有定物，有定式，以观今欧美之礼意，乃多暗合焉。今所谓文明者非耶？降观于汉、唐、宋、明之遗器物，亦多精品。就近而论之，若宋世柴、哥、定、汝之磁，刻漆、创金、溜金之器，明之竹刻、铁画、烧炉、珐琅，皆今所无，而国朝乃无一创出绝异之器物，足以抗前古而昭来兹者。考明世吴下士大夫，几于人养优伶，各蓄家乐，以互相竞，以《陶庵梦忆》考之可见。而今举国士大夫，几未见有一人一家能蓄一部优伶伎乐者，何贫富相悬之远若此？伎乐不能蓄，则宫室工艺新器之精妙者，亦必不能产生。盖精妙之品物，必费无谓之资财而后能成之。既成之后，又必有无量好事之富豪爱玩，不惜重金而争购之，然后流行而创制者乃可得利而争为焉。故专卖特许之异品必富，而尚奢之美国而后创出乃多，贫国尚俭者则难产焉。饕粥之不顾，而岂能事清供乎？故贾生曰，锦绣纂组者害女红，奇技淫巧者害农夫。乃至欲使巧工转而缘南亩。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欲使人安其居，美其服，无知无欲以愚民，盖尚俭农国之论如此。

当古者未开工商之业，则惟赖封建世爵乃得以租税，世禄之人及其刺剋百姓敛财之余，以筑美丽之宫室，作精奇之什器。唐之藩镇，宋之武将，固富不可议，即文臣之厚俸，亦得以其仕宦之余，以致精品物，此新器艺所以日出也。国朝尤少世家，而操下尤蹙。嘉庆时乃至知县规入皆上之部，后虽中止，而候补之员数多于正员数十倍，候官之年额久，率皆十余年，故士夫率皆窳困已极。即间得外放优缺，亦以弥补累岁之亏空，甚至有累典南海、顺德、香山之大县，而身后亦复萧条，更安能以余财致精于宫室什器？此惟世宦之子不知稼穡，乃能挥金如土，稍事器物耳，是亦世爵之余波也。故吾国宫室什器之窳败粗恶，习而成风，殆不自知。又经宋学道德之余，更以敝车、羸马、布袍、蔬食为尚，士大夫益更以俭陋相尚，以为盛德，而奢侈者几若为贪墨之代表。于是士夫且有伪俭为名者，故出使诸臣之陋吝，多为敌国嗤笑。而北京之宫室、道路、器物，我游爪哇王之疏罗京与墨西

哥之乡落，乃大相似。呜呼！爪哇、墨西哥非野蛮人哉？吾何至似于是？

一英官语我曰：“人谓李鸿章富，吾不信也，吾观其室乃陋不堪。”今以欧美之宫室论之，不特世爵、士夫、富豪第宅之精丽，乃至兵房、贫室亦复精丽整洁过于吾王侯焉。美人月有百元之工入者，即有一月租五十元之屋，器物氍毹称是，楼阁奇妙，花木楚楚。以湾高华二万人家，地不铺毯者二家而已。回视吾国士夫第宅，乃至大吏衙署如何？吾亦不欲言之矣。若其公馆，如议院、博物院、学舍、医院、书藏、狱室、宫衙，则雕墙峻宇，文石铁构，华妙严庄，动费千百万，以此壮万国之观，而表文明之象，令游者震惊咋舌。回视我国公馆之敝陋，真有天壤之别。乃若凡百器物，彼无不丹青翕绝金木精奇，雕刻妙美。我则无不粗劣苟且，黯昧败坏，两相比校，果在何等，宜彼人游中国而大轻我也。吾见印人虽俭陋席地，而筑室必石，尺寸皆雕镂，盖若不如是则不足齿于人者，所谓化民成俗也。欧人款客，食三四品常馔亦可，中国人则必珍品十一数乃可待人，此亦民俗之习惯耶。美之乾沙城有医者，与吾华之医者某同居上下楼，皆贫无所入。美之医者室铺设甚丽，而食仅豆麦；吾华之医者室设甚陋，而数日必食鸡豚，美之医者常笑华医之好食焉。二者相形，民俗各有尚能。食之丰美否，人不得见；室设之美否，可一览知之。吾国人之见轻贱于欧美，宫室器用之陋窳其大端也。

然原欧美之致精，注意于宫室器用之美者有故焉。当彼中世，举欧无学，民不识字，其蛮陋至甚，以吾汉、唐、宋之文明，有若天壤矣。而彼宫室器用在数百年前已多精丽，雕刻妙美，今各国博物院所陈可见也。所以致然者，则封建世爵既多，租入甚丰，或陪民甚至，世为侯矣。不知稼穡艰难，故不惜财力，以营丰屋，尽雕刻崇阔之丽美；以制什器，尽金木镂染之精良。以彼世爵之多，相习成风，相扇不已，富人艳而师之，士人习而尚之，不如是者则摈不与伍。故尚奢尚富之俗遍于欧，流于美，而宫室什器之华严精丽日新日出，乃以文明骄于万国。而工艺之精奇日竞不已，则轮舟、汽车、电线、显微镜、千里镜、留声器、无线电因以滋生，以器物之粗而其无量之大力，乃能缩地通天，破旧俗，变旧教，强国土，制大地。而凡徒尚道德、贵农俭之国，则愚暗钝塞，削弱几亡。而所以工艺致精之故，则皆世爵为之，此又失中之得，有不可思议者矣。善哉！孔子之言阴阳也。鄙人每思一事，无不具阴阳二义，咸具得失，皆有利弊。浅人不知，偶见欧美之一得，而诩诩道之，以为在是。岂知凡一事物，皆源远流长，根据极深，利病相反，奈之何其易于言也。吾恐流弊之不可思议也，吾真欲无言矣。

[游议院]

二十三日游议院，议员某约见英相巴科于是。巴科端秀，而文衣甚长，是时议院将结案毕，故极忙。此院已六百年，临太吾士河，盖大地议院之最先者矣。院石筑，瓦面及壁皆棱棱尖上，如袄祠式。院长方形，左右长直几四行，中为议长座，带假发，近议长处为诸大臣列坐。是日阿尔兰以邮政事与政府辨，首相巴科亦频起立辨难。巴科盖前相沙士勃雷之甥也。巴相以文学名，文采风流，从容太平，而英人则讥其弱，与张伯伦同党，然不相用云。翌日见其进步党故商务大臣□□，其宅环壁皆书，盖著作家也，失政久矣。吾问

今政府，且誉巴科、张伯伦之才。答曰：“君自誉之，我则不见其才也。”异党之见如此。问我中国变法，我告以欲采法英国至美。答曰：“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历史，万无以他国之政化可骤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不同，不能用一方。”因历举各国误采用之败，其意若箴我者。然其言真，有理据，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惟行遍欧美、日本各国议院，皆圆半壁式，惟此与加拿大阿图都和都议院为长方式。英伦盖开之甚早，不及细思，加拿大则模仿英伦也。然长方实不如圆形之妙。吾问英议员方圆孰愈？彼亦云圆胜也。

日本使馆书记官长桥橘太郎来访。长桥君通中国语，昔于戊戌九月吾游日本时，大隈伯以首相兼外部，实以电接吾于港。船泊神户，大隈伯派外务省官长桥君来迎，护送至东京，备极殷勤。别七年，今重见于伦敦，又约酒饌为之，欣然道故焉。

日本使林董男爵曾使中国，籍籍有使名，新缔英、日之好，英人甚敬之。约见于其烈住问别墅，请午宴。宅后敞地花草清幽，同璧女与其夫人以英语谈。食毕，延吾花间长藤几上纵谈，笑谓吾国外部太瞽于外事。“俄使巴兰德久尝告之曰，有求于中国，不必以好语与之，好语亦不可得，但盛气相示，时或拍桌云调兵舰，则畏而听命矣。德使又尝相告曰，俄使频以中国外部畏怯之情告我，当以示威运动。我未信，而姑试之，今在外部姑变色拍桌云调兵舰，各外部大臣始之相拒我好言者果畏恐听命，乃知俄使之术不谬也。各使展转传语，屡试其术皆售，何等儿嬉也。君今不当国任政，吾故以语君。”闻之令人惶悚汗下，各国使之玩吾大臣于股掌之上，视同小儿，于中国之物如取如携久矣。今磅价之索千余万，非出各国政府意，亦各使姑游戏试我，不意果亦售。吾大臣尚以盲瞽尸位于上，以方今外交之重，而以不知医之盲人公然对待，其危险岂有比哉！林君自道其维新之蒙难以相助，又谆谆于危国变法之难，各大国干预纷纷，引波兰以为证，其言切而忠，吾执政者未知闻之否？吾昔进呈所撰《波兰分灭记》，上阅之下泪。若不早预备御侮之道，虽欲变法自强，其可得乎？念之忧危，回顾祖国，吾心耿耿矣。

[游水晶宫公囿]

十六日，游水晶宫公囿。乘汽车往，半时许乃至。此乃公囿，非宫也，以为名耳。大数里，冈陵湖陂迤伏，绿草茂树，碧漪白凫，与楼塔相映，布置宏丽，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昔闻甚艳羨瑰异，及到观，则不过大楼数十丈，以玻为盖，门堂秽污，木板下作制牙字版，不雕饰，太辜负此名。其玻藏鱼藻，亦仅数镜。欧美之俗多夸若此，而华人来游者多夸炫于故国，亦妄矣。然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上复藤花，廊外敞地遍绿，小冈颠有亭，陈杂戏，下有圆屋，为普破巴黎影画。正面凭冈，列级栽花，上为玻璃楼，高三层，左右二塔，高耸天半。登楼，悬英国诸名胜景。再入右楼，遍陈百物。左楼陈杂戏，右楼陈百物，中有列室以陈古物，若博物院。有罗马及各国之人物宫室，其中陈埃及物者室仿埃及式。又有数室布置方圆，刻画颜色像设甚佳妙，其上层玻盖，下为各国人种，以蜡为人而象其地，皆非洲、南洋者也，皆英之属地，与德之属国院同。而如香港、加拿大，无有英人之不自炫而薄他种人，过于德人远矣。

第一室为缅甸、印度人。

第二室为爪哇之野人，色黑。及烟打问岛野人，其下体以篾围之。

第三室为澳洲土人，色黑如墨，面阔鼻大，有类猩猩，而脱化未远者。其巴布亚野人淡黑色，面瘦，亦以篾围下体。

第四室般鸟岛人，能衣背心，每幅以白线五行压棉，稍进化矣。

第五室为东亚非利加洲丹亚乔土人，似巴布亚人，有冠及套裤，以布为之。其南非洲大林中野人甚矮短，似小儿。

第六室西西非利加洲，自奶路河至奶格河，人面如墨，以布围下体。其首以布套颈，围以蚬壳，战胜以绳系人跪献其首。

第七室南亚非利加州租护人，以篾为屋，高四五尺，斜面大口粗唇，兽皮围下体，跪坐。

第八室南美洲波拖乔多士，地近巴西，人黄色，以布围下体。惟上下唇及耳中皆置一圆木塞，寸许，以擘之使大，诡异极矣。其伽卢卑土人同，但下唇无木塞耳。树下有钓床，盖野蛮人皆好雕饰其身，不畏痛苦，以为美观，故雕题、凿齿、文身、穿鼻。以吾国妇女尚有穿耳、裹足之谬，欧人尚有袒肩、细腰之苦，则何怪于波拖乔多士乎？

水晶宫乃一大游囿，兼戏场、曲院、劝工场者也。外有走冰、跃水诸戏。每逢来复五日，内外电灯百万，以闹夜游，士女如云。盖与民同乐，而又收游费，以益增其盛也。

[游博物院]

二十二日，游博物院。己亥四月曾来游，惊其壮丽瑰博，今六月重到，但觉朴略不文。门墙用希腊式，其中上盖用白灰，无饰画，其下用白木长净板。遍游欧土各国博物院，无论奥、德、法、意之精丽，即小国若比、荷、瑞典尚华饰，无英之粗略简质者，在欧土为最下矣。即所藏品物，亦复寻常，无意之古，无法、德、奥之博异也。未知吾所见太多，故司空见惯而轻视之耶？后游美国，见纽约、华盛顿博物院更寥寥可笑，乃知物不可不博观而比较之也。惟此院藏书二百万册，其书架直计长可四十英里，未知有误差否，姑述所闻。每年新增之书约五万册，中国书画亦颇多。前五年来游，见有宋板《杜诗》摊在桌上，乃《哀江头》、《哀王孙》也，为之感叹。未几庚子之乱，果不幸而躬逢之，于是内府之珍多迁于是。有乾隆御刻鸳鸯锦云章七玉版，而玉如意、玉瓶碗、宋刻漆及古磁无数，御玺尤多，尤可伤心矣。

[图略]碧玉玺，螭纽，大二寸许。十全武功者，高庙暮年自诩者也。十全者：一青海、一准噶尔、一回、一台湾、一大金川、一小金川、一卫藏、一苗、一安南、一缅甸。似有外蒙古，远游无书，略凭记忆，未知有误差否？此高庙最得意之事，辟土万里，功在中国，亦中国以君权而最盛之时也。岂意今日蹙百里，玉玺落于他国，百年之事可感喟矣！然征缅甸之事，明瑞全军阵没，傅恒以重贿购和。吾游缅甸，缅甸人谓吾国以二公主和亲，至今有公主坟焉。事似不大妄，有谓傅恒以二妓冒公主而购和者，则辱国莫甚。陈平秘计以媚阉氏解围，不可得而详也。此事似非全功。吾观缅甸人愚懦无能。吾历缅甸深入内地，自

阿瓦蛮暮入红河云南界，至野人山，既非极高。自野人山下，潞江波流汤汤，长驱千里，至阿瓦皆平原无山，但瘴盛耳。过明瑞全军覆没之地，为之感恻，然临江边，无非常之险也。睹傅恒驻军及班师处，亦即逾野人山矣，不解畏怯若是。英人以三千师五日灭缅，而我累年兴数十万大军，丧师无数，只得贿和而反，耻辱莫甚。此我之武功至可愧者哉！

老子曰，以奇用兵，以正治国。盖既已杀人矣，自非纯乎正义。我国自一统后，帝王用兵纯以强力，而不屑用谋，虽以唐太宗之才武，手定天下，及晚暮亲征高丽，用百万之兵以围盖平。李靖请以九千人自间道下平壤，太宗不许，以为王者之师无敌。然盖平终不下，以疫而罢师，为一生之辱。而英人之经营缅甸也，预取仰光、海口为根据地，与缅人通商，而窥其内情。内情既得，知其无备，乃假借木山交涉之细故，自印度调兵三千，挟缅王子遣汽舟上驶。缅京不及戒，五日到阿瓦，英帅但请谒王，携亲兵五百入城，分守四门，掳王及百官至汽舟，而缅全国举矣。不费反掌之力，何其易哉！回视吾国用兵之愚，相去何啻天壤也。盖吾国人本无意谋人国故也。假使吾国人久有拓辟域外之志，则用今欧人之法，先据一通商之地，徐诃人国之内情形，便散布人士于其内，然后乘隙取之，则五日举缅之法，吾国之大，久已遍举全球矣。然唐太宗尚不知为之，况今日哉！此真让欧土竞争诸小之苦心经营，而后有此灭国新法哉。

[图略]碧玉玺，螭纽，大三寸。万寿山者，即今颐和园中之山也。清漪园者，在今颐和园北二三里许，围山为园。山有泉，圣祖品为天下第一者，名曰玉泉，即以名山。山顶有塔，即名玉泉塔。泉流出极清冽，沿山足引成渠，而入于昆明湖，故名园曰清漪园。宫殿凭山，亦在其麓，逾岭又为殿座。咸丰十年，英、法来侵，皆焚。今有翠黄瓦塔存焉。其余殿址略存，瓦砾遍地。光绪戊子来游，饮泉于此，睹之伤心。戊戌四月在颐和园召对毕，晨曦照耀，策马再游，与幼博弟偕重酌玉泉，则有新殿数座焉。泉流涓涓，绕华滋堂前汇成池而出。乃登山顶玉泉塔而望远焉。万寿山，则筑于元世，有谓人力为之，盖元时大京之正面，明永乐改筑北京，乃迁今迹，国朝以垣周绕万寿山，为颐和园，凡七里，前临昆明湖，周十八里。咸丰十年庚申，以怡王下巴夏礼于狱，英、法来侵，放出，愤恨甚，乃尽烧京外御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并毁。光绪壬午、戊子、甲午、乙未吾四游焉。但见蔓草荒烟，断垣遗础。壬午以后，临朝逸豫，乃重修颐和园，倾内府所入而为之不足焉。于是光绪十三年提拨定海军购舰款三千万两，而为筑万寿山、颐和园之用；又以二万万两祝寿于万寿山，营幡云殿、万佛楼以庆寿，致海军舰队不足而败于日本，遂有割辽台补二万万三千万之事。内情之虚乏大见，于是胶、旅迭割，瓜分大唱，而中国几亡于此万寿山矣。

吾以戊子、甲午游万寿山时，山前有海军衙门，颐和园内禁折花木，皆贴海军王大臣会衔告示。噫！万国海军大臣有管及各公园、御园花木者乎？何其以整以暇也。戊戌吾召对，亦在万寿山之仁寿殿。万寿山乎！可为吾中国盛衰兴亡之鉴焉。万寿山则为颐和园，而此玺独刻清漪园，或昔者未有颐和园之名，而统于清漪园乎？吾出游无书，不能考，此亦他日《梦华录》所宜考焉。御玺奇大，玉色澄碧，何意流落异国？睹之伤心。惟海军而在园中，则此玺自宜在国外矣。万寿山园之海军，此尤古今万国所未闻，尤宜高据博物院